

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五

明 王鏊 撰

題跋

恭題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賜賛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或傳近例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葢天子在上不敢外交今觀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起居燕勞煦濡諄

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夕側禮固然邪於戲是獨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之義今觀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於聖心必大有開發者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懸想獨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右刑部侍郎臣鑑為副都御史廵撫江南時所被勅也
間録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
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
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為有餘無法
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存其人乎若文襄
周公忱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為廵撫之法昔
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嵗豐稔相仍粒米
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廵撫之

時江南大饑上救荒十二策得兊軍留州禄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牣時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兊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賴上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恍

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户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皇祖實録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户口勘合亦其一事百姓葢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獨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修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蓋𦂳乎孔子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似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

之徒為之吾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偽也而亦

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偽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馬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葢丘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於俳乃若東

方朔之流二桃裹粟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為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偽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沮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號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要以左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叅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亟稱鏊於文莊所間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奬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葢以鏊與王忠肅同𡛷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叅政時為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叅政子仲名在選中未幾叅政亦故今年為弘治十二年仲來會試禮部

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為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筮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竊覽本朝實録至天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閒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彊者矣唯書亦然

跋真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相似豈亦習尚然耶蓋蘇黄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敘帖

懷素自敘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為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為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蹟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顔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相

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為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間關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於柴市故曰能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為欷歔而不可禁吾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䆊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横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潑墨疾書類怱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葢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耶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

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耶

跋羲之墨蹟

自晉迄今葢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究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耶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恍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處不

可學也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叅軍勅

唐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勅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概仁宗嘉祐四年三月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為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胡文公自兩浙轉運使名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噫其盛矣此勅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

直耶抑以尊故闕之耶其餘所署猶可考見贄為韓贄齊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為楊繪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為王疇仕至樞密副使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為也上有題勘不知為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昏闕為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寧獨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

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㸃畫法度具在言辭温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貎顔色辭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葢畧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寳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絶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耶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耶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為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象求而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為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

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為難難者非他得其意為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為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胸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兔起鶻落少緩則失之葢其難如此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太常仲昭葢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忠愍作今中丞屠公元勳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余余唯中丞之保愛豈徒為耳目翫好葢重其有超然之韻挺然之節蒼然之姿與

玩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為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寇字元勲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淛人也其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淛之為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葢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

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獨能加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蛟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虵浮水面

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庶慰吾渴況若石虵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徹當重叩林屋登石虵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虵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踈而

其意已足葢其胸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像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册此像不知作者主名舊為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顒氏唯顒出以示予予為之端拜以觀道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粟然如挹五公於一堂之上信

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為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名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葢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

初公自奉使巴延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葢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焯焯天地間固無庸贊獨念公時在縲絏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

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賷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蘋褒勅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

王先生蘋實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感隆祐之言汲汲為此舉又得人如沖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為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獨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之

書王德文公據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宗制猶爾耶史稱善湘為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

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葵經理有如徳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顒為德文裔孫出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

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肯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王唯顒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閭動其

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頴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已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及其汲引徐清叟排抑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獨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寧止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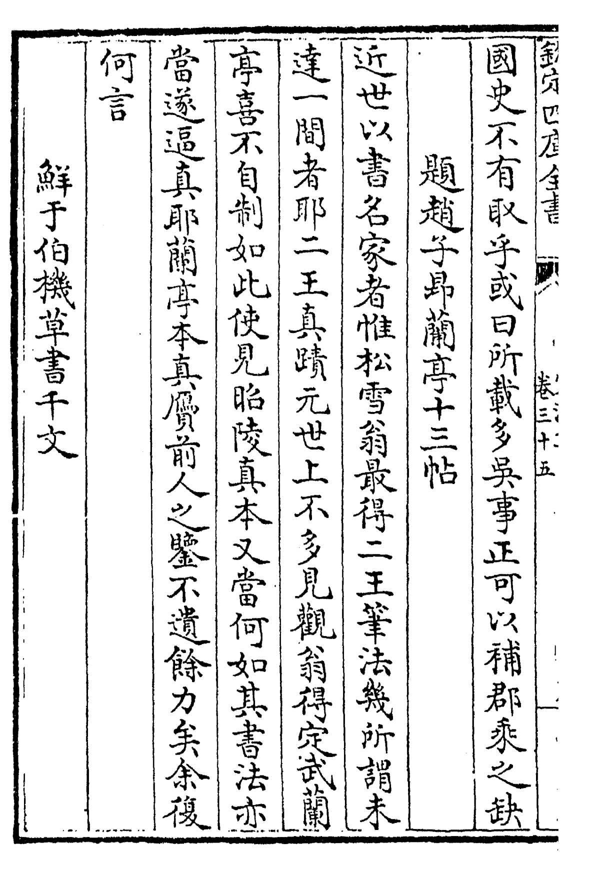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巳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名胡銓王十朋周瑤皆孝宗初政之尤美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黄君諱暐字日昇為人倜儻有奇氣少

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國家勳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之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徵也況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閒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昻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惟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耶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貽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真贋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䂓困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虎賁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刋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于容于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麤亦皆可考而知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黄山谷草書墨蹟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觀其自叙因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滌祓舊習且云摩圍閣中固知為晚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舊題爲淵明孝先畢卓馬融阮咸予爲辨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麯藉糟吹蕩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爲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石君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夔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説固能動人而佛圖澄又捷

出神怪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禮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上一乘者乎孟子曰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東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官廳

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蹟無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識者當自

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覩此圖文詞繪事皆絶人逺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閲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覩李之先在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文行為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於今尚書臣充嗣懋膺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兩朝奎章宸翰祇承敷賁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以焜

煌於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贅一詞以贊日月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為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為臣充嗣頌云某月某日臣鏊拜題

震澤集卷三十五

震澤集卷三十六

明 王鏊 撰

書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以為聖者必

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羡門鍾吕之屬屢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説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説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説燕昭漢武始

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說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蘄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

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真若可以淩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為其所不可為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為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説故術者必以此藉口而為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為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

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暇犇走權勢餬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

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軻書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也何待於彼耶況為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明者乎庶民且不為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袤恐有害於德黄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

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况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黄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 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頃者奸

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獨誘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皐人果得回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為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絶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

所司决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茆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利其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宰

鏊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絇於門其後見録有司入試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説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辠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於鏊而鏊之

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鏊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别於衆及公被萋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鏊之惜尤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為功而不膇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鏊默默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

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緑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為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人亦無肯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為僚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礱浸灌懇懇勤勤義

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為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於人以自解其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娩之葢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獨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其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於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娩於

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摧奸擯伏
公道昭宣而海內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獨殿
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
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於無窮視彼所
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獨處亦或不能無念於予也是心
也其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其亦
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為悒悒胡有
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為慰衰病

不能一詞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絶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為道自愛以副惓惓之思不宣

復謝閣老書

春初特枉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皐媿皐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髙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濵之人多被其災髙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於僕御

者乎末由犇視有懷無已人便輙奉承動静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顔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逆瑾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愧孱弱不

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槀
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
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
輒沮於讒邪之口兹亦未敢聞於公知公曽不以此望
於我也祁奚叔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
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恫恫恐終無以自達近讀
西征録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
規恥於不預者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因

附往讀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於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恥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故之耳居其位者可無斡旋之術乎抑奔競

黜貪殘崇名節奬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來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某為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録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已也

吳中賦税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

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內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絶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粮之

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筭惟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

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税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

以十作一折閲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於京以歸則賣産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絶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鱃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折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從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

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兾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

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鰲日夜思維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内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

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捆載而歸曽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賣田鬻産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於

吳縣尹鄭軾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葢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略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諳畧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召人戶至縣人人面審家家著役役少人多則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

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恱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上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别為一項推上戶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

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贓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預儲均徭不若別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

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刋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汚吏又將如前

之為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税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存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

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不已然
流俗易摇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顧俯
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之意也如
僕之愚亦望少為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既已得之尤顧
民田仍為二則官田為三則四則輕者增之不至太多
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為五
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縁為奸若
山蕩歳入望仍其舊為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

澤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稅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板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類多欺隱攤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已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頹隤功名之念灰冷閤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靈之疏詩有之老去思丹多忘事少

年之武不如人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怠也近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教督不以其言為迂且將行之為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邇言且復下詢求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閣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為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彚進之時也素守雖不可奪而詔旨不可屢違鍪竊為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為心雖然此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俞旨亦當勉副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匆匆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其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鳌之所宜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愧也抑又喜焉喜其不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區區之私每深嚮往顧修敬無階焉耳邇逆藩造亂又聞仗師義旅以

濟王師克成膚功還任臺端亦無咫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耶其亦叔向不見祁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遺於是缺焉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如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聖明更化羣賢戮力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為報也若僕之疎拙自甘老於林下矣

復邵二泉書

虛薄謬承誤恩特遣使臣存問於家切深慚懼若無以容又辱不遠賻儀惠及是重其慙也重其過也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為和耳

與其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聖世特遣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恩復蒙蔭一子為近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密勿之臣推恩何以至此

感德無量但自念立朝三十餘年曾無絲髮之補叨忝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復邵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如宜甚慰甚慰華生來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厭雖來諭

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出讀者不覺其複如襪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為之況世之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黽俛從之而猶望於察若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與林見素書

比趨召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徯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顔色自後乖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巉聳廹玆披接容貌詞氣充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邪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事區區之贊也惟倍萬為國自愛以副海内之心不宣

震澤集卷三十六